



成都记忆书系

曾智成 / 著

成都市井

CHENGDU
SHIJING

成都到底有啥子？

天府之国物华天宝到家家户户柴米油盐，
成都老茶馆江湖救急到当今的光怪陆离……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成都市井

曾智成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都市井 / 曾智成著. -- 成都 :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464-1462-1

I. ①成… II. ①曾… III. ①社会生活—概况—成都市
IV. ①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6173号

成都市井

CHENGDU SHIJING

曾智成/著

出品人 石碧川
责任编辑 蒋雪梅
责任校对 李茜莹
装帧设计 成都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干燕飞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742352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68mm × 230mm
印 张 10
字 数 168千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464-1462-1
定 价 25.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82633929

自序

我生在成都、长在成都，对成都，我再熟悉不过！

成都男人穿着正规，一般都是有来路的“牌子”货。参加重要活动，男人还会先去美发店美发或修面。闲暇之余，视各人经济状况，或呼朋唤友去酒吧歌厅饮酒作乐，或就近去楼下棚布搭成的简易麻将馆打点“小麻将”。不管哪种收入的成都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抱着膀子站在院子里与人神吹。

成都女人能说，封为“语言大师”绝对“受之无愧”。某著名导演曾谈过他在成都遇到两个女人吵架。两个女人吵了半小时，他就听了半小时——不是看热闹，而是觉得吵架女人说出的话，语言丰富，比喻恰当，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甲秀烟一度在成都的坚挺被云南烟席卷全国烟草市场的风暴击溃，“操得臭，吃甲秀”这句俗语也成了经典。为追寻这让成都烟民顶礼膜拜数年的甲秀烟最后行踪，多方打听，甲秀烟还有卖的，整条十三元，零售一盒一元五。涨得不多，还有兴趣“重温旧梦”吗，甲秀“粉丝”们？

茶客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吃饭是喝茶。茶杯中的茶叶先掺一小口水润起（又称“养叶子”），待卷闭的茶叶都舒展开后，“资格”的鲜开水掺满，茶客心定了。茶客每天早晨这道茶必须喝，如因特殊原因没有喝成，茶客一天都心神不宁……

成都人爱下棋，棋迷就不少。我儿时住的街上有两父子就是资格的棋迷。两父子还爱喝酒，喝酒免不了划拳；喝麻了，你千万别奇怪，两父子经常在街上高喊：“哥俩好呀，一对宝啊！”

小天东巷的前世是“小天九路”。小天九路被命名成“小天东巷”是1997年的事。我咋这么清楚？从1982年搬到小天九路到1995年拆迁，我在这儿住了13年，亲眼见到钉在隔壁二哥家屋檐下深蓝色的“小天九路”路牌名被撬掉，老屋拆除。经过两年建设，“小天东巷”的路牌竖在我铺子门口。

成都的林林总总在我心头积累，在我心头成形，最终我写出了这本书。观察不周，成都的好多精华没表述到，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目 录

一 幽默方言

挨棒棒	002
抱膀子	003
穿存折	004
打会	005
二炭	006
二黄二黄	007
发金瓜木	008
盖碗茶	008
干捺	009
假	010
砍脑壳的	012
鸡公车	013

坤	014
空了吹	015
脑壳有包	016
窝子	017
欺头	018
弱智	019
筛话	020
烧	021
踏屑	022
无事包精	023
擦油面子	024
心凶	025
相因	026
牙尖	028
妖精十怪	028
颤铃子	029

二 好耍童年

二五八，搓甲甲	032
儿童节火线入队	033
滑车	034
耍喷火枪	035
撮鱼	037

- 锦江弄潮儿 038
滨江公园放羊忙 039
划高粱秆 040
烤烘笼 041
陪父亲卖鸡蛋 042

三 百态市井

- 如厕话沧桑 045
老成都人怎样打丧火 046
成都人寻人 048
成都老人 049
成都男人 050
成都女人 051
80年代结婚记 051
最后一枝玫瑰 052
李伯清 054
玩友坐唱板凳戏 055
浓茶泡青春 056
香烟缭岁月 057
老街上的棋迷 059
我做生意 060
挑水吃的日子 065
奥拓车是盖面菜 066

地摊书市	067
成都人爱读报	068
成都过年习俗	069

四 巴适舌尖

母亲的经典泡菜	076
豆瓣的麻辣鲜香	077
做毛豆腐	078
粉子醪糟御冬寒	079
蒸蒸糕	080
三大炮	080
丁丁糖	081
荞 面	082
羊肉汤	082
一群人吃了一群羊	083
火 锅	085
麻辣烫	086
肥肠粉	087
香风味	088
姑姑筵	088
龙抄手	089
竹林白肉	090
味之腴	091

老成都公馆与公馆菜	091
张鸭子	092
贴心卤肉摊	093
冒菜、冒饭、冒结子	094
熬锅肉	095
毛肚的美味	096
绝代青椒鸡	097
本地菜	098
江湖菜	099

五 拾忆街巷

东 门

牛市口：市民生活的长卷	101
青石桥三年拿货做生意	104

南 门

小天九路的棚户生活	108
流光碎影电信路	112

西 门

人民公园练功房的惊天秘密	117
人民西路排队洗澡	118

北 门

- 守望互助路 119
城隍庙电子市场琐忆 120

六 安逸日子

- 成都人一年四季的花样 127
成都色彩的小生意 128
成都麻将行 133
成都式的语言 137
闲话成都人的“嘴劲” 138
成都看海 139
农家乐大家乐 141
桑拿浴 142
按 摩 143
狗 市 145
古玩市场 146
邮票市场 147
老伴炒股 148

- 后记 150

一 幽默方言

成都人说话幽默，比喻生动，一个词还常常含多个意思。本章就这些词的应用以讲故事的方式说出，愿这些故事您听后说声——“好听！”

挨棒棒

被敲竹杠，成都人称“挨棒棒”。“棒棒”挨得轻一笑了之，挨重了哭都哭不出来。

沙发还是稀罕物时代，明娃子结婚，其父送的一对单人沙发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赞叹沙发漂亮比赞叹新娘子漂亮的人多。新娘子尽管恨得牙痒，可看见那对普通人家想都不敢想的红色人造革沙发真真切切摆在自己家，也就心平气和了。

当时沙发的填充物是泡沫，分高泡和低泡，但无论哪种泡沫都价格昂贵。比泡沫价低的弹簧呼之跃出，钉木架、装弹簧自制沙发就常见到。街头、桥上有了手艺人做好的沙发拉在自行车后面卖，这些沙发又比家家户户自制的还要便宜，成批嘛。“成批”沙发低价之谜很快揭晓——填充物全是烂棉絮、破衣、扎拖帕的布巾巾！

一心想为家里添一个三人沙发的赵伯伯深知街边沙发的“B门”，几次选购都因怀疑填充物使假而放弃。最终赵伯伯还是买了街边沙发，并且价格之低，他说这么相因管它装的啥子，坐耍嘛。

买到沙发的这天恰逢星期二，电视台每周一集的《加里森敢死队》准时开映。坐在沙发上看敢死队，赵伯伯觉得是莫大的享受。幸福了几天，坐凹的沙发再没弹起。把沙发抬到街上彻底清理，褪去罩子，揭开蒙布，沙发的填充物让所有人傻了眼——排列整齐的莲花白！

买“生活片”挨棒棒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走进电子市场，就有一些背着挎包的人围上来，一边问你要不要“生活片”，一边从挎包内拿出没有封套的录像带；只要你搭话，这些贩子就会拍着胸脯给你保证绝对是资格顶级片。

我的铺子里，就来过好多买到这种录像带急于想知道内容的人。抱着好奇的心理，我同意他们试放——这类带子更多的是一卷只见雪花、不见人影的白磁

带。一次一个人拿着标有《杂交》两字的录像带来试，放出后旁边人都差点笑岔了气，内容真是“杂交”——袁隆平的水稻杂交介绍。试带人将录像带在街沿上摔得粉碎，“老子180元买的啊！”

还有挨棒棒的，比如“亿万富婆重金求子”的棒棒，打得纯朴憨厚的男人寻死的念头都有。有个老实农民进城卖了他辛苦种的菜，无意间看见电杆上的广告：一女子称老公不能生育，重金聘请一名有生育能力、且无疾病的男子让她怀孕。如果事成，将用120万元的重金酬谢。

老实男人在这事彻夜难眠。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立即照广告上的电话号码与对方取得联系，按对方要求先后付出诚信金、个人所得税、公证费几千元，连面都没见，又被要求付8万元体检费。老实男人这才清醒被骗，于是报案。破案后，那个“亿万富婆”早花光了他的几千元。挨了棒棒的他，气得那口气差点没接上来。

抱膀子

别人下棋或打牌站在旁边给人出主意、当参谋，成都人就称其“抱膀子”。

抱膀子的人，安静的时而点头，时而摇头，不评说；不安静的嘴巴说个不停：“这步走对了。这步走臭了。”有的还厉声责问：“你咋个走这一步喃？人家的马在河坎上看不见嗦！”激动起来抱膀子的人还代对弈者支走棋子。这些举动自然遭到对弈者与其他抱膀子的人不满：“你下得好你来下。”“是比你下得好哦。”“咋个不好喃，‘鹿子冲’（臭棋）没得哪个下得赢你。”你一言我一语，抱膀子的人相互吵架是常事。成都曾发生一件刑事案让人哭笑不得，冲突双方都是抱膀子的，为一步棋该不该走而大吵，继而打斗，一人重伤休克。

夫妻间也存在抱膀子，并在抱膀子的人中占相当比例。朋友在一户人家打牌，上家是女主人，丈夫在她身边抱膀子。距“事发”其夫已埋怨了好多次，女的没吭声。朋友的清条子下叫了，和三、六、九条。上家摸到一张牌抬手要打，男的说等一等，女的说等啥子嘛，牌都要没得了，查到没得叫赔得更多。男的还

是不让打，女的坚决要打，最后男的说“打打打，点了炮背时”。果真是一张三条，朋友自然和牌。男的火冒三丈，对着女的开口就骂。本点个大炮心中不爽，再加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身边唠叨，女的终于忍不住与男人吵起来。两口子直吵得火星子冒。朋友本是消磨时间，输赢不重要，立刻声明：“这盘不算。这盘不算。”男的死要面子：“给人家。不来了。”

生活中帮人说话、拿主意也属“抱膀子”，不过要是好主意大家皆大欢喜；若抱膀子“抱”出馊主意，那就吃不了只有兜着走了！

单位新来一个守自行车的农村姑娘，模样乖巧、性格开朗，张娃甚是喜欢，每次去存取自行车都要“打假差”（找理由）与她摆上几句。几师兄就抱膀子，要张娃将其“打来吃起”（“占有”之意）。张娃说：“以后甩不脱咋个办？”“你瓜的嗦，到时你不干她还把你啃了！”张娃一想也对，言听计从开始展开攻势，姑娘甚是配合，时日不多张娃春风得意，但烦恼也开始侵扰他——姑娘提出要与他结婚！张娃自是不肯，姑娘说你我天天都看得到，你看我咋个要你答应。说到做到，姑娘一面仍对张娃千般好，一面又不忘在认识的每一个人面前说：“我是他张娃的人。”

最后张娃没有办法，只好与农村姑娘成了亲。婚后半年就出生的儿子人见人爱，张娃伤痛的心逐渐得以抚慰，但对当初教他“打来吃起”的几个人，张娃从此没有了语言，毕竟这结果并不是他最初想要的。

穿存折

20世纪90年代之前，成都人着装是“统一”的：白网鞋、蓝网鞋、回力鞋，小管裤、喇叭裤，白手套、绿军装领口下露出白口罩的两条白细带（也可用白鞋带代替）。这身装束现在想想也算整洁、肃穆，只是穿的人多不嫌扎眼吗？不嫌！

那一年一种酱黄色的“军绦纶”布料面市。中午时分，陕西街一位个体缝纫摊主面对顾客又递来的“军绦纶”给予了拒绝，同样面料的裤子她今天已经接了四十条！成都的男性（也有少数女性）都穿着“军绦纶”的上装和下装，以至让

外地人觉得他们来到了哪所军校。

“金兔”羊毛衫比起“军绦纶”有过之而无不及，流行到小伙子当时没有一件“金兔”就枉自活人的程度！

“金兔”羊毛衫最早由上海毛纺一厂（后发展至毛纺七厂）生产，青年路商贩无意间带回。光滑平整、厚实热和，穿着还显庄重殷实的“金兔”羊毛衫一面市就大受欢迎，刹那间全城都在穿“金兔”，全城都在卖“金兔”。我的一件“金兔”就是在街上锅魁店买的，因常买他的锅魁，被请求“照顾一件嘛！”推却不过，忍痛六十元（一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买了下来。

价格不菲的“金兔”给了人显富的机会，穿一件已不算什么，重起穿。一位顾客在成都浴室宽衣时，工作人员数清了他脱下的“金兔”：六件。穿得起这么多“金兔”的人一定很有钱，也难怪当时形容穿“金兔”是“把存折穿在身上”。

打 会

困难岁月，小民婚丧嫁娶或遇突发事件或“居安思危”，找人凑钱是唯一办法。凑这种“份子钱”，成都人谓之“打会”。打会一般由某人发起，三四人参加；如大家没有特别的要求，拿会钱的先后次序由大家商量或掷骰子定。

有七个儿女要养的母亲长年都上着一个会。家里再困难，上会的钱母亲每次都准时拿出去，她常说：“皇帝买马的钱都用得，上会的钱用不得。”小娃娃不懂事，听母亲念叨会钱，就总觉家里有一笔“大”钱要飞来，也就缠着母亲买这买那。每当这时，母亲总是一脸慈祥：“等拿了会钱就买。”会钱是家中的企盼，是幸福的等待。拿到会钱，母亲就会兑现她的诺言；还为我们做新衣服，一家人因会钱其乐融融。

一次母亲得到会钱买了只鸡。是公鸡还是母鸡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从义学巷茶铺跑回丝棉街叫我去拿。我邀约了十几个小伙伴赶到茶铺，我抱着鸡走中间，小伙伴手里拿着铁棍、木棒将我围住。那劲仗哪是在保护一只鸡，完全是一拨小混混要到什么地方去械斗！食物紧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为了找东西下肚。

母亲买到鸡后不敢拿回，才叫我去上演了这一幕“全武行”。

鸡平安到家后，我与小伙伴们都松了口气。忠实的小伙伴却没认为是完成了任务，一直在我家呆着要等到大人回来。“乖娃娃，都是乖娃娃。等下喝鸡汤。”回到家的母亲着实表扬了一番护送鸡的小伙伴。母亲将鸡炖好后，用最大的碗倒了满满一碗鸡汤叫我去找小伙伴来喝。能找到的小伙伴都来了，不大的天井里，黑压压地站满了娃娃；那个天蓝色的搪瓷碗在娃娃手中传递，谁都想喝，谁都不敢大口喝，以至搪瓷碗传了第二遍鸡汤才喝完。

吃掉这只鸡，也许吃掉了一间现在月租都要上千元的铺面，但九泉之下的母亲没有可抱憾的，她做了她该做的！

二 炭

成都人口中，没燃尽的炭叫“二炭”或“炭花”，拣出来能卖钱。拣二炭的脏、累现在不可想象，以至娃娃不争气，大人那句“长大了只有去拣二炭”的话就会冲口而出。

原来新南门桥头的一块空地叫“渣滓坝”。渣滓坝有两座著名的“山”：一座“渣滓山”，一座“炭灰山”。“山”很大，拣二炭的人在炭灰堆上就像小黑点。拣二炭的男女老少都有，手上无一例外都拿着粗铁丝或钢筋弯成的“刨刨”（钉耙形，两齿，能刨能夹），但拣拾者都是刨的时候多拣的时候少。于是每当有新的炭灰运来，守候的人就有如饿虎扑食一拥而上。新到的灰有很多是才从炉膛内掏出的，有的炭块上还有“火微子”（火苗），顾不了那么多，刨刨夹着炭块飞跑到河里将其熄灭，这样能拣到好大一块。

二炭三分钱一斤，我们当时是四个娃娃合伙做这个生意，一星期拣得到几斤。当炊事员的院邻王伯伯一句话提醒了我们：“你几个娃娃勤快点，拖个滑车去那些食堂、馆子帮人家出炭灰，头道炭不就随便你们拣了。”这绝对是好主意，我们拼命拣二炭终于凑够钱买到轴承做了部滑车。有了车，督院街机关食堂、文化宫对面的“三六九”饭馆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机关食堂隔新南门近，